



JAMES JOYCE

1929-1941

# 乔伊斯传

[美] 理查德·艾尔曼 著

金隄 李汉林 王振平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29—1941

JAMES JOYCE

# 乔伊斯传

[美] 理查德·艾尔曼 著

金 隄 李汉林 王振平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5-4689

James Joyce

Copyright: 1959, 1982 BY RICHARD ELLMAN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NADIO & ASHWORTH (OLSON),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Agency, Inc., and

Beijing International Rights Agency

中文简体字版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独家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乔伊斯传 / (美) 理查德·艾尔曼著; 金隄, 李汉林, 王振平译.  
—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6. 3

书名原文: JAMES JOYCE

ISBN 978-7-5302-1519-7

I. ①乔… II. ①艾… ②金… ③李… ④王… III. ①乔伊斯,  
J. (1882~1941) — 传记 IV. ①K835.6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18246 号

乔伊斯传

QIAOYISI ZHUAN

[美] 理查德·艾尔曼著 金隄、李汉林、王振平译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842359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42  
字 数 10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02-1519-7  
定 价 99.8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 ◀ 目录 ▶

|       |     |
|-------|-----|
| 译序/金隄 | 001 |
|-------|-----|

### 第一部 都柏林

|               |     |
|---------------|-----|
| 第1章：引言        | 003 |
| 第2章：乔伊斯的家世    | 011 |
| 第3章：1882—1894 | 030 |
| 第4章：1894—1898 | 059 |
| 第5章：1898—1900 | 082 |
| 第6章：1900—1902 | 110 |
| 第7章：1902      | 147 |
| 第8章：1902—1903 | 166 |
| 第9章：1903—1904 | 194 |
| 第10章：1904     | 215 |

### 第二部 普拉 罗马的里雅斯特

|                |     |
|----------------|-----|
| 第11章：1904—1905 | 277 |
| 第12章：1905      | 296 |
| 第13章：1905—1906 | 325 |
| 第14章：1906—1907 | 343 |

|                  |     |
|------------------|-----|
| 第 15 章：《死者》的背景   | 374 |
| 第 16 章：1907—1909 | 391 |
| 第 17 章：1909      | 425 |
| 第 18 章：想象力的成熟    | 451 |
| 第 19 章：1909—1911 | 463 |
| 第 20 章：1912      | 490 |
| 第 21 章：1913—1914 | 524 |
| 第 22 章：《尤利西斯》的背景 | 556 |
| 第 23 章：1914—1915 | 594 |

### 第三部 苏黎世

|                  |     |
|------------------|-----|
| 第 24 章：1915—1916 | 607 |
| 第 25 章：1916—1918 | 635 |
| 第 26 章：1918      | 669 |
| 第 27 章：1918—1919 | 698 |
| 第 28 章：1919—1920 | 728 |

### 第四部 巴 黎

|                  |     |
|------------------|-----|
| 第 29 章：1920      | 751 |
| 第 30 章：1921—1922 | 773 |
| 第 31 章：1922—1923 | 816 |
| 第 32 章：1923—1926 | 856 |

|                  |      |
|------------------|------|
| 第 33 章：1926—1929 | 890  |
| 第 34 章：1929—1932 | 945  |
| 第 35 章：1932—1935 | 1002 |
| 第 36 章：1936—1939 | 1061 |

## 第五部 回苏黎世

|                  |      |
|------------------|------|
| 第 37 章：1939—1941 | 1111 |
| 尾注               | 1145 |
| 译名对照表            | 1249 |

## 第 34 章：1929—1932

在过去的几年间，乔伊斯一心考虑伊尔威克一家人的生活，只有很少的时间能以自己作儿子、作父亲的身份想到自己家里的事。到了 1929 年，他的步伐总算放慢了一点，考虑到了自己的义务。约翰·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已经八十岁了，仍在要求儿子在他去世以前回去看他一次。可是乔伊斯只限于给父亲寄一点钱，写写信，还请麦卡尔蒙、图伊等等朋友去看看他。约翰·乔伊斯其他的子女至今还记着他当年虐待他们的情况，都不怎么理他，所以年头越多，他对乔伊斯的感情越深，立了一张遗嘱，说他是唯一的孝子，把一切遗产（如果有遗产的话）都留给他。<sup>①</sup>他继续说詹姆斯爱听的那些尖刻挖苦的话，都是通过朋友传过来

---

① 他在 1926 年 7 月 5 日写的就是一本典型的家信：

亲爱的吉姆：

非常感谢欢迎你亲切的来信和其中附件。我在这行将就木的时候能知道我至少有一个儿子，而且正是我爱之至深的儿子，能在我这很可能是最后一个生日的这一天记得我，使我感到很大的安慰。愿天主祝福你，为你的孩子们保护你。告诉他们我最疼爱他们。知道你的眼睛有好转，我很高兴。我迫切盼望能在去世以前再遇见你一次。最疼爱你的仍在人世的慈父。

的。例如，有人问到新的爱尔兰政府，他的评论是：“劳合·乔治那个坏蛋心里明白得很，他给他们自由邦，就是因为他知道他们准会把它弄得一团糟的。”<sup>1</sup>他心目中的神，至今仍是巴涅尔。至于他儿子的著作，人家告诉他，《尤利西斯》是写一个白昼的事，现在的新书写的是一个夜晚的事，他就说：“我希望他的夜思比他的昼思强一些。”他和娜拉一样，他仍然认为詹姆斯应该当一个歌手。“不过他干得还不错。”<sup>2</sup>

乔伊斯自己作为父亲，希望尽可能少干涉孩子们的生活。这个原则，对于他自己的不受抑制的性格是适合的，但是对于他们倒并不一定如此。他对他们总是很少命令这样禁止那样，总是和蔼而慷慨，认为这样可以使他们自由。但是他的那些讲究分寸的请求、他的叹息、他的一些建议，把他们都组织进他的事务中去了。他们自己的事业开始得都比较晚。乔治学了几年声乐，他的歌喉是不太稳定的男低音，音色悦耳（后来经过一次咽喉手术，转了男中音）。他在1929年4月25日首次公开登台表演，<sup>3</sup>在乔治·库内利教授的声学科学馆的音乐会上唱了韩德尔的两首歌。12月间，他在美国代主教座堂获得了一个男低音位子。库内利认为，乔治如果努力，可以成为一个音乐会歌手。但是乔治缺乏热情，他要音乐服从他，而不是他服从音乐。<sup>4</sup>他并不想力争，而他和海伦·卡斯特·弗莱施曼的恋爱，更使他顾不上什么演出和前途。他对父亲是忠心耿耿的，但是这时已经开始走上几乎完全属于自己的路。他的妹妹露西亚对他感情很深，这时有一种面临险境的感觉，开始表现出一些古怪的言行，这些表现以后将会发展成为更加严重的东西而爆发出来。乔伊斯有几个朋友一直就觉得露西亚怪，如瓦莱里·拉尔博就是如此，而另一些朋友却认为她那些不很正常的表现，是由于她有一个不一般的父亲。乔伊斯在1923年给她在巴黎市外找了一所学校，可是过了一个星期就不



得不把她领回来，送进一家公立中学。<sup>5</sup>她在参加社交聚会的时候是欢快而爱说话的，有时候还穿上肥大的裤子，拿上一根拐棍表现查理·卓别林。卓别林和拿破仑是她心目中的两个英雄，她在1924年还写了一篇谈卓别林的小文章，由拉尔博略作修改并加序之后在比利时一家刊物<sup>①</sup>上发表。这种把两个英雄连在一起的做法，使人联想到她父亲把代达勒斯和布卢姆联系起来的事，人们把它看成一种有趣的癖好。

在1929年间，露西亚对自己的相貌更加关心了。她的眼睛有斜视，下巴上有个小疤，她都感到破了相。威廉·伯德曾在几年前建议做手术校正斜眼，但是乔伊斯皱了一忽儿眉头说：“有的人还认为这好看呢。”<sup>6</sup>但是现在露西亚自己也谈到手术了，最后也就做了，可是没有做好。很难弄清，露西亚的头脑越来越紊乱，在多大的程度上是受了她父亲造成的不断搬迁的不正常生活情况的影响，但是乔伊斯是为此感到忧愁的。她在的里雅斯特上了两年小学，搬到苏黎世之后因为需要学德语，损失了一年。在那里的小学上了四年半之后，她在1919年十二岁的时候又回到了的里雅斯特，在一所基督教学学校待了一年。1920年到巴黎之后，她又不能不学一种新的语言，这回是在一家私立学校学了半年，然后在公立迪吕伊中学待了一年。

她的校外活动，又是另外一系列的有头无尾。在苏黎世和的里雅斯特，她学了三年钢琴，在巴黎和后来的萨尔茨堡，她又学了歌唱。她在巴黎的朱莉昂学校又上了一些绘画课。但是她在巴黎的主要兴趣是舞蹈，在这上面的专心致志可以和她的爸爸媲美。从大约1926年到1929年，她每天要学六个小时，毫不间断地上了几个舞蹈班，每个班的时间从三

---

① *Le Disque Vert*.

个月到一年不等，包括瑞士、瑞典、匈牙利、美国、俄罗斯、韵律与色彩、现代舞等各种舞蹈班。<sup>①</sup>露西亚身材修长苗条，她的舞蹈达到了相当有个性、有风格的水平。她参加了几次实习公演。1926年11月26日和1927年2月19日，她两次在香榭丽舍喜剧院演出，都是扮演洛伊丝·赫顿的“动物芭蕾舞”中的“野藤”之一。1928年4月9日，她参加了老鸽舍剧院的《原始女祭司》演出。1928年2月18日，又一次参加洛伊丝·赫顿在香榭丽舍喜剧院的实习公演，演的是滑稽歌剧《金桥》，作曲的是一个年轻人埃米尔·费南代，她一度爱上了他。她在布鲁塞尔又参加了同一剧团的一次舞蹈表演。她的最后一次表演，是1929年5月28日在比利耶舞厅参加一次国际竞赛。她穿一套自己设计的银光闪闪的鱼服，虽然没有获奖，却赢得了许多观众，他们都大声喊叫：“我们要爱尔兰女郎！”把她爸爸听得心花怒放。<sup>7</sup>但是这以后，她又来了一个转向。她认为自己没有舞蹈演员所需要的体力，她爸爸也同意。在10月、11月间，她“流了一个月的眼泪”<sup>8</sup>放弃了舞蹈事业。大约正是在这段时间内，尤金·乔拉斯和夫人玛丽亚有一天晚上和一位女医生一起在一家饭馆用餐，正好露西亚和她的父母也在那里吃饭，坐处离他们不太远，那位女医生说了一句使他们吃惊的话：“看詹姆斯·乔伊斯的女儿那种盯着远处发呆的样子，我要是她的母亲的话，我可真要犯愁了。”<sup>9</sup>

乔伊斯确是开始更加注意她的情况了，鼓励她重新拾起绘画来。她结识了几位艺术家，在1930年有一段时间和亚历山大·考尔德在一起。那一年的秋天，她和他一起去参加艾维·特拉特曼（沃尔多·皮尔斯太

---

① Cours Jaques Dalcroze (Swiss), Cours Jean Borlin (Swedish), Cours Madika (Hungarian), Raymond Duncan (American), Egorova (Russian), Lois Hutton and Hélène Vanel (rhythm and color), and Margaret Morris (modern) .

太)的一个晚会,在那里认识了艾伯特·哈贝尔。这是一个艺术学生,又是写书评的,后来在《纽约客》工作。他们在一起跳了舞,几天后考尔德去了纽约,她通过艾维·特拉特曼约哈贝尔看了一场《鲍里斯·戈东诺夫》的实习公演。这以后,他们俩常常见面,并且最后有一段短暂的性关系。在这方面她是初次,她说,所以开始时是有些别扭的。哈贝尔则感到她有时候很热情,有时候很冷淡,甚至于陷入一种深沉的不满足情绪之中。他喜欢她的表情有时候会突然变化的样子,原来是严肃的,“一下子变成了猴子般的笑脸”。他们俩的这份关系,原来是有可能往更加认真的方向发展的,但是这时哈贝尔的离异妻子来巴黎找他复婚,他不无内疚地从露西亚的生活中退了出去。<sup>10</sup>他不知道,露西亚的情绪可是乱到了接近崩溃的程度。乔伊斯模模糊糊意识到女儿的困难处境,欢迎一切似乎能使她高兴的事情和人。

他的眼睛在1929年初仍是不好,看样子有必要再动一次手术,但是在他的视力进一步衰退之前还没有什么措施可以采取。尽管他又是疲劳,又是时时眼疼,他还是挣扎着将肖恩的第三场守夜的改写工作坚持到底,这一章占了他4月份整月的时间。5月份,第一本为《芬尼根后事》辩护的书出版了,题目按照乔伊斯的建议,带一种故意做作的装腔作势口吻,叫作《对〈进行中作品〉实事虚化上正道的审核》。“审核”写成Exagmination,是要表示它是从ex agmine<sup>①</sup>变来的,暗示山羊已经从绵羊分出来了。(乔伊斯给拉尔博的信中说:“我现在已经是死心塌地跟山羊为伍了,思路和文笔只能是变幻无常的。你们咩咩叫的都走吧,去享受

---

① (译注):正规的英文字是examination,中间加了一个g就可以设想其中有ex agmin两个拉丁文,可以解释为“离群”。

那种为院士们和他们的寒热病准备的长眠吧!”<sup>11</sup>) 书的作者有十二位,正如伊尔威克酒店里的十二个酒客,或是基督的十二使徒。塞缪尔·贝克特、马塞尔·布里翁、弗兰克·巴津、斯图尔特·吉尔伯特、尤金·乔拉斯、维克托·隆纳、罗伯特·麦卡尔蒙、<sup>①</sup>托马斯·麦格利维、埃利奥特·保罗、约翰·罗德克、罗伯特·塞奇、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他们之后,还登载了两封“抗议信”,写信的人是 G. V. L. 斯林斯比和弗拉迪米尔·狄克逊,两人都带着敌意,都开一些文理不通的玩笑。这些文章大多已经在《跃迁》上发表过,乔伊斯向拉尔博承认,他是“站在这十二位元帅身后,对于他们的研究方向多少做一些指点”。<sup>13</sup>其中有一些文章是写得很认真的,而写得最好的是塞缪尔·贝克特,他当时刚从都柏林来,在高等师范学校讲学。乔伊斯注意到了这样一点:十二人中至少要有一个答复新著的主要批评者(当时是肖恩·奥法莱恩、温德姆·刘易斯、丽贝卡·韦斯特)。

这书销得不好,但是乔伊斯给它一个代号 O,计划再出一本 X,要有四篇长的论文(相当于《后事》的四个老人),讨论四个主题的处理:夜、机械与化学、幽默,还有一个主题在 5 月 28 日他还没有确定。<sup>14</sup>第一篇由哈里·克罗斯比写,这是一个有钱的年轻太阳迷,和他的妻子(原名波利,但已改名卡瑞丝)办了一个出版社,名叫黑太阳出版社,按照卡瑞丝·克罗斯比的说法是“需求之驹,由欲望而来”,是 1927 年在巴黎开办的。哈里·克罗斯比曾经从一个长辈那里接受了一部巨大而带插图的埃及《死者书》。乔伊斯之所以把芬尼根之夜这个难题托付给这位

---

① 麦卡尔蒙把乔伊斯的文体和写法与青光眼联系起来;乔伊斯说:“你也许是对的,那么你是不是认为它影响了我的智力?”<sup>12</sup>

美国朋友，就是考虑到了这个情况，而不是因为罗斯比自称为太阳崇拜者。同时，罗斯比夫妇也在想方设法抢一个现在所有私人出版社都在抢的任务，就是出版《进行中作品》的一个选段。他们求乔拉斯夫妇请乔伊斯给他们一个片段，乔伊斯很愿意，安排一本《余姆和肖恩的故事》，由三个片段组成。<sup>①</sup>他们向乔伊斯建议请人写一个引言，他提议朱利安·赫胥黎和J. W. N. 沙利文，而在科学家和音乐理论家都推托之后，他提出了C. K. 奥格登，他正确估计这位与人合写《意义的意义》又创造基本英语的学者，不至于拒绝讨论这样一个语言试验。他也希望奥格登以数学家的身份谈谈《芬尼根后事》的结构，他坚持它的结构是数学性的。<sup>15</sup>如果奥格登拒绝，下一个就请福特·马多克斯·福特，但是奥格登接受了，后来还把《安娜·利维亚·普卢拉贝尔》翻译成基本英语，并且安排乔伊斯给词语研究所把那一个片段录了音。

罗斯比夫妇还希望在他们出的书前印一幅乔伊斯的肖像。首先想到请的人是毕加索，不料他对乔伊斯完全没有兴趣，也许有一部分是因为乔伊斯不是格特鲁德·斯泰因那一帮的人。无论如何，他说他从来不画订购的肖像。<sup>16</sup>下一个目标是布朗库西，他同意，画了几张乔伊斯的素描像。这两个人相处还挺不错，两人“都讨厌”（乔伊斯给韦弗小姐信里这样写）“现代的妇女时装、现代火车的速度，等等”。<sup>17</sup>罗斯比太太看到画成的素描，认为像乔伊斯，但是不像布朗库西的画，问他能不能画得抽象一点。他说他有一张“乔伊斯的象征”，也许正是她所要的。按照布朗库西后来说的，<sup>18</sup>这是一种花笔素描，表达了他在乔伊斯身上所

---

① “The Mookse and the Gripes” “The Muddiest Thick that Ever was Dumped” 和 “The Ondt and the Gracehoper.”

观察到的一种“执着追求的意识”，也表现一种扑朔迷离的错综复杂情景。乔伊斯觉得好玩，在他给韦弗小姐的信里说这张画可以吸引一些顾客，“但是如果有人问：‘老大哥，您这是个什么玩意儿？’我希望他或是安太尔之流能够像我在人家问我的时候一样尽量明明白白地回答人家”。<sup>19</sup>后来有人在都柏林把布朗库西的素描拿给约翰·乔伊斯看，老人严肃认真地说：“这孩子的模样可变得不少。”<sup>20</sup>

乔伊斯没完没了地改校样，不断地往寓言中的 mookse、蚂蚁、蚱蜢的头上添加各种各样的修饰词，把罗斯比夫妇急得有火没处发。最后总算把书排好了版，可是印刷厂老板来找罗斯比太太，说是出了毛病，现在最后一页只有两行，至少要十行才像样子。她是不是可以请乔伊斯加上八行？她认为这个请求岂有此理，断然拒绝了他，印刷厂老板只好垂头丧气走了。谁知他第二天就恢复了神采，拿来了上面有十行字的最后一页给她看。她责问他：“你是从哪里弄来的？”“我希望夫人原谅我，”印刷厂老板说，“我去找乔伊斯先生自己解决问题了。他很帮忙，马上就给了我这些文字。他告诉我，他本来就想要加，只是怕您夫人，不敢加。”<sup>21</sup> 这书在 1929 年 8 月出版。

同年，意大利作家尼诺·弗兰克说服了乔伊斯，使他做了一件没有先例的事，同意将他的名字列入新刊物《彼福》<sup>①</sup> 的编委，刊物当时正由 G. 里伯蒙-德赛涅创办。乔伊斯建议的材料，在弗兰克看来都是怪的：他建议翻译爱尔兰人邓萨尼、苏格兰人哈密什·迈尔斯，还有一些澳大利亚人和南非白人，没有一个英国作家。弗兰克提到艾略特，乔伊

---

① 该刊物 1929 年 9 月号登载了奥古斯特·莫雷尔翻译的《一便士一首的诗》数首。

斯做了个鬼脸；弗兰克说 D. H. 劳伦斯在巴黎，乔伊斯回答说：“这人写得实在很糟，你不如请他的朋友奥尔德斯·赫胥黎来一点什么，那人至少衣服穿得还像个样子。”<sup>①22</sup>

6月27日，艾德里安娜·莫尼埃主办了一次庆祝会。乔伊斯的朋友们为了叫他高兴，办了无数这类庆祝活动，这一次是“尤利西斯午餐会”，作为对于1929年2月法译本出版和6月16日布卢姆日这两个项目的补庆，稍微晚了一些。地点是在凡尔赛过去一点的名叫谢尔耐谷的小小村子，选它主要是因为那里有一家利奥波尔德饭店。客人们都包一辆大客车从奥德翁路送去，客人中包括迪雅尔丹、保罗·瓦莱里、苏波、朱尔斯·罗曼斯、法尔格、西尔维娅·比奇、塞缪尔·贝克特、托马斯·麦格利维、乔治·乔伊斯以及海伦·弗莱施曼。午餐的第一道菜是利奥波尔德饼，餐后瓦莱里和法尔格都要求听演说，可是乔伊斯照例反对。在回来的路上，贝克特不断地要求乔伊斯叫汽车停下来，好让他们在路边的咖啡店喝一杯。乔伊斯顺了他几次，可是瓦莱里和艾德里安娜·莫尼埃很不高兴。最后，乔伊斯没有办法，只好按他的说法让贝克特“丢脸，由大篷车在当年曾受韦斯巴芗皇帝临幸的行宫之一把他撂下了事”。<sup>25</sup>

---

① 《恰特里夫人的情人》开始在巴黎和《尤利西斯》竞争供旅游者购买的市场时，乔伊斯请斯图尔特·吉尔伯特为他读了几页。他听得很仔细，听完之后只说了一个字：“醉汉！”1931年12月17日他给韦弗小姐的信中谈到《恰特里夫人的情人》，他说：“我读了开头两页的那种照例是拖沓沓沓的英文，斯·吉为我读了一段关于树林里裸体的抒情文字，还有结尾，那是一篇宣传，可是宣传的内容，至少在 D. H. 劳的国度之外，早已经用不着宣传了。”<sup>23</sup>劳伦斯对于《尤利西斯》也持旗鼓相当的态度——他对弗里达·劳伦斯说：“结尾的那一部分是有史以来最脏、最不雅、最淫秽的文字。真的，弗里达……脏极了。”书中丰富的细节也使他厌烦，他在《解剖小说——或是炸弹》中写道：“‘我的小脚指头里究竟是疼了一下，还是没有疼呢？’这是乔伊斯先生的每一个人物问的问题。”<sup>24</sup>

下月，乔伊斯夫妇去了他们早就想去的托基，斯图尔特·吉尔伯特和夫人穆内也一起去。他们在帝国饭店住了一个月，不时有朋友来看他们。韦弗小姐也来了，从8月7日到14日住了一个星期，和乔伊斯夫妇一起去看了肯特穴，乔伊斯想看那里的史前古迹。乔伊斯选读了许多稀奇古怪的报章杂志，包括《面包师与糕点师》《儿童电影》《家具纪录》《罂粟报》《女学生报》《妇女报》《妇女之友报》《治安法官报》《美发师周刊》等，仿佛随便翻翻，其实照例都是心中有数，这一些大多是为了写第二卷也就是关于儿女们的那一卷需要的。下午他喜欢躺在沙滩上，摸着卵石看看纹路，掂掂分量。偶然间他也会有点劲头，有一回就翻了一堵墙，可是因为眼力不济，翻过去之后就摔了，摔伤了胳膊。晚上他常和吉尔伯特上附近的酒店，啜一点苹果酒，他并不喜欢这酒，主要是听周围的人谈话，吉尔伯特发现他能把几群人的不同谈话都听清，非常惊讶。他还帮助吉尔伯特写完他那本《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逐章都听了一遍，还帮他安排连载发表和全书出版。<sup>①</sup>

乔伊斯住英国的这段时间，由于受到几位来访者的赞扬而加倍地愉快。<sup>②</sup> 艾略特和他讨论了法贝尔兄弟出版公司出吉尔伯特那本书的计划，还讨论了更使他满意的，出一种两先令版《安娜·利维亚·普卢拉贝

---

① 乔伊斯对于这书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弗拉基米尔·纳巴科夫回忆了大约1937年间一次在莱昂家晚餐间的谈话。乔伊斯说了一些非议现代文学中使用神话的言论，纳巴科夫惊讶地说：“可是您还用了荷马呢！”乔伊斯说：“那是一时高兴。”“可是您还和吉尔伯特合作呢。”纳巴科夫还不肯放松。乔伊斯说：“那是一个大错，为了推销那本书。我很后悔。”<sup>26</sup>

② 几个月之后，罗伯特·布里吉斯对他的赞扬也同样使他高兴，而且更使他感到意外。布里吉斯寄给他一本 *The Testament of Beauty*，书上的题词是：“赠詹姆斯·乔伊斯先生 阐释同心的作者罗·布 1929年10月。”<sup>27</sup>



尔》的计划。<sup>①</sup>约翰·德林克沃特称赞《安娜·利维亚》最后几页“是英语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还有詹姆斯·斯蒂芬斯，现在乔伊斯已经正式向他提出，一旦乔伊斯失去眼力或是心力，不能完成这一任务，就由斯蒂芬斯写完《芬尼根后事》，他答应全力以赴，但是加上了这样一句话：“您能完成的。《安娜·利维亚·普卢拉贝尔》是人所写出来的最伟大的散文。”<sup>28</sup>

1929年8月间，乔伊斯夫妇去了布里斯托尔，也许因为亨利二世曾经把都柏林送给布里斯托尔人作他们的殖民地；<sup>②</sup>然后又回到伦敦。他们

---

① 乔伊斯为这本《安娜·利维亚·普卢拉贝尔》以及另一本《处处有子女》各写了一首小诗，准备印在护封上作推广用。第一本的推广诗是：

Buy a book in brown paper  
From Faber & Faber  
To see Annie Liffey trip, tumble and caper.  
Sevensinns in her singthings,  
Plurabelle on her prose,  
Seashell ebb music wayriver she flows.

第二本的是：

Humptydump Dublin squeaks through his norse,  
Humptydump Dublin hath a horrible vorse  
And with all his kinks english  
Plus his irismanx brogues  
Humptydump Dublin's grandada of all rogues.

结果却使乔伊斯不大高兴，因为法布尔公司的推广部只把诗印在一张油印的推广材料上，前面还加了推广部的话：“销售部门常常不大明白，我们这次对詹姆斯·乔伊斯在《标准杂集》上发表的这两篇也是如此，所以想得到一些指点。现将我们所获得的以下说明转给你们，以便你们也获得和我们相同的认识。”

② *Finnegans Wake*, 545.